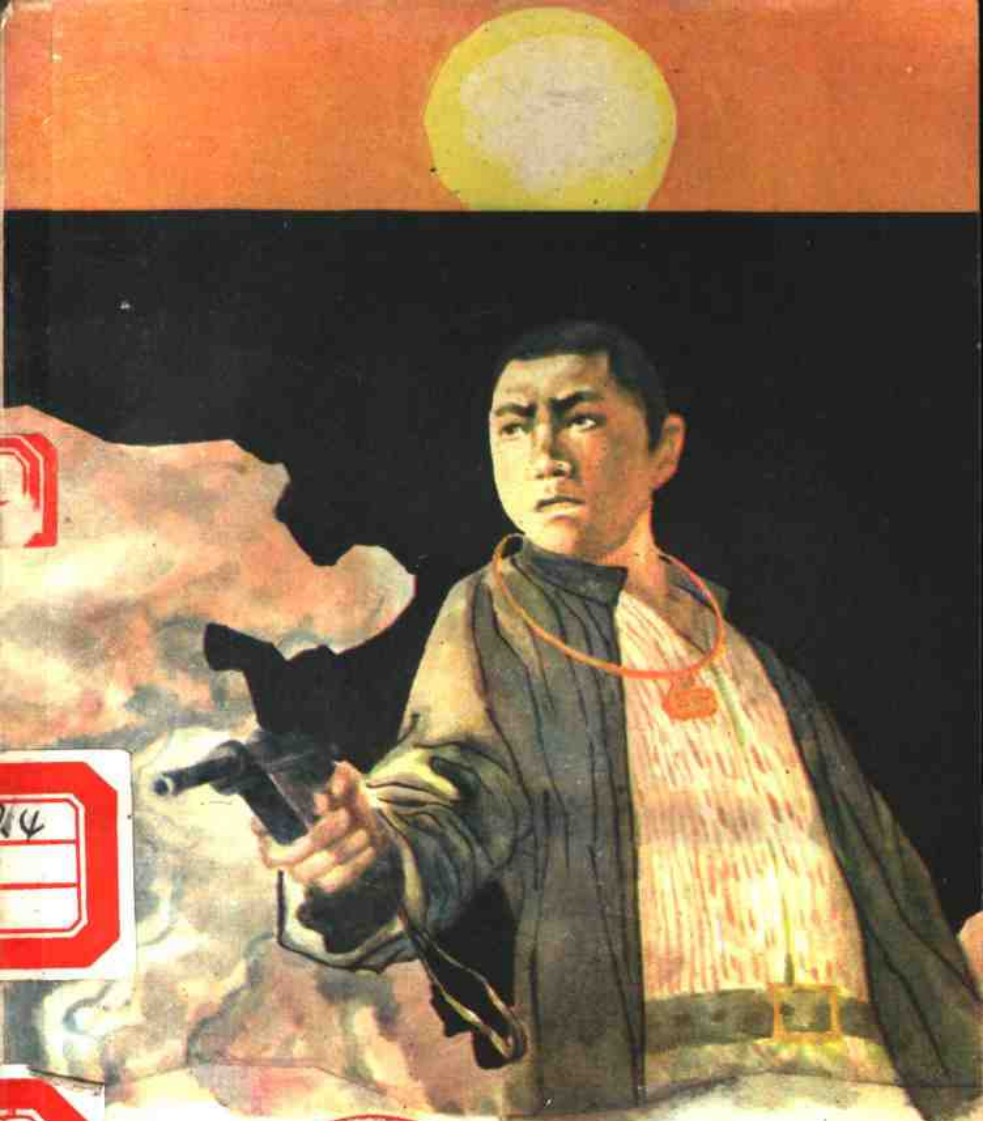




戴铜项圈的侦察兵

龙彼德 著



DAI TONG XIANG QUAN
DE ZHEN CHA BING

戴铜项圈的侦察兵

龙 彼 德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戴铜项圈的侦察兵

龙彼德 著

责任编辑：李昆纯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7,800 印张：5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519239·125 定价：0.58元

目 录

一、“滩”字是怎样写的	(1)
二、“打底子”与“牵羊”、“吊羊”	(9)
三、大红公鸡	(20)
四、穷骨头偏有穷骨气	(31)
五、救星就是解放军	(39)
六、观音保夺枪	(48)
七、裴大镖来信	(58)
八、兰溪镇谈判	(68)
九、“我要当侦察兵！”	(79)
十、鸡场血祭	(86)
十一、智取军用图	(96)
十二、童心向辰州	(109)
十三、夜闯白浪滩	(120)
十四、除夕的枪声	(131)
十五、活捉裴大镖	(142)

一、“滩”字是怎样写的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在湖南西部的沅江中游，一只中型的“麻阳船”正在逆水而上，与险滩急浪搏斗。

这种船，头尾高举，秀拔而灵便，由于出处是麻阳河（即辰溪），所以叫做“麻阳船”。它是沅江流域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的船只，水上转运全靠它。一个月前，这只船由辰溪商会雇下，装了几百斤苧麻、几百斤五倍子，还有水银、砵砂等土特产，沿江下行直到常德。货物脱手后，换回一船花纱、布匹，又日夜兼程，沿江上行，经桃源、辰州，返回辰溪去。时局不稳，前线吃紧，匪患四起，一船人的心都象这炎炎炙烤下的江水一样，滚沸难受。

此刻，船已过滩，行在一个长潭中。两岸是高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上长着茂密的竹子，象一片片拂天的绿云；山下岩边排列着一块接一块的岩石，颜色黛黑，庞大如屋；一群群野鹭、画眉，从竹林中飞出，落在石头上，自在鸣啭，直到船只近身时，方“噗”的一声，一齐向林中飞去。水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水鸟，有的长颈红脖，象系着一条彩色飘带；有的花纹艳丽，尾巴象一把扇子……它们贴水争飞，凫水嬉戏，分明显

示出气候的炎热与临江的快乐。

挡头人关腊狗，是一个二十五岁、有着一张黑里透红的圆脸、一身栗子肉的小伙子。他是上酉溪关家坪的有名的“沅江通”关老大的么儿，从小就跟父亲在沅江上闯荡，不仅有气力，而且有胆量，有经验。上滩下滩，会看水路；张帆落帆，能敏捷地拉桅下绳索。走风船行如箭时，蹲在船头上吆喝，把带刺的语言扔给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船只落后被人嘲骂时，还善于反驳；人家唱歌，他也会用更悦耳的歌声作答。提起关腊狗的歌喉，无论在江上、船上、排上，没有人不佩服的。

关腊狗望了望两岸黛色如屋的大岩石，回过头来对站在船桅边的小水手说：“观音保，我教给你的那支《沅江岩石歌》，你会背了吗？”

小水手沉默着，没有回答。

“你就是这个哑脾气，不逗人喜欢。”关腊狗不满地瞪了对方一眼，又热情地说：“好吧，我再教你一遍吧！这回你可不兴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哦！”

务农耕春牯牛岩，
天晴落雨斗篷岩，
弯腰耘田蓑衣岩，
游山打腊野猪岩，
飞禽走兽鸬子岩，
诵经念佛和尚岩，
游船卜卦告子岩，

观音梳头镜子岩，
玉女端杯茶盘岩，
漂洋游巡官船岩，
成双并对鸳鸯岩，
铜壶滴漏响水岩，
屠夫杀猪杀刀岩，
撑船爬排穿石岩……

关腊狗念一句，停一下，想让小水手跟着学，没料到观音保一声不响，两片倔强的嘴唇仍旧紧闭着。

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长脸，高鼻梁，一双呆滞、疑惑的大眼，隐藏在额上垂下的乱发之中，使人联想到一头受过惊恐的小鹿；由于饥饿、贫血，发育不良，长得十分单瘦，站在船舱板上，又象竖立着的一根干柴棍。他赤着一双脚，上身没有穿衣服，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背脊晒得象一块黝黑的铁板，脖子上却戴着一个精致、古朴的铜项圈。戴铜项圈，是湘西的风俗习惯。因为日子艰难，怕孩子养不大，一般穷苦人家都早早地把孩子许给了菩萨，不惜用口攒肚省的长年积蓄，请手饰匠打一个黄铜制的项圈，以便把弱小的生命保护起来。但一般都偏于幼年，稍微大一点，就摘下来了。象观音保这样大岁数还戴铜项圈的少年是极少的，这也许是因为观音保的母亲过去虔诚，总希望观音菩萨保佑自己的儿子从小到大，太平无事吧！

关腊狗教的《沅江岩石歌》，观音保早就会背了。他正在想心事，没有回答腊狗哥。观音保家住在离辰州东面五十里的

柳树湾。那里地无三尺平，田土少得可怜，并且七零八碎地挂在山坡上。脚下沅江哗哗流，田里滴水贵如油，年年旱得冒烟，年年颗粒无收。人们从农业上讨不到活路，只好铤而走险，把性命别在裤腰带上去拉纤、标滩。观音保的父亲和哥哥就是为兰溪镇的首富裴大镖卖命，十五年前葬身汪洋的。为了埋葬父子二人，观音保的母亲为裴家做了十年牛马，在如今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刻，还不得不忍痛让自己的独苗来沅江上吃苦、冒险。

“腊狗哥，‘滩’字是怎么写的？”观音保问。他上船当小水手一个月，虽然天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挨打，挨骂，但因为和关腊狗在一起，也学会了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桨篙……最使他吃惊和入迷的，就是沅江众多而又吓人的险滩。

“哎呀，开金口了，真不容易。”关腊狗笑着离开船头，走到观音保跟前，抓起一块木炭，在船舱板上写了一个“滩”字：“看见没有？三点水旁边加一个‘难’，也就是水上难的意思。提起沅江的滩，那真是多得出奇。从会同境内的第一滩黄土狭算起，下至常德上游的娘娘滩，仅千里水路便有险滩一百二十五处。其中数我们辰州境内的白浪滩凶险，长约四十里，分上中下尾四滩，号称‘滩王’。半个多月前，我们这只船下滩的情景，你还记得不？两岸都是狭谷，泓帘水急，河中尽是明礁暗岩，什么刀背岩、阎王岩、铜钉岩、忘魂岩、三皇三绞、倒挂金钩……光名字就使人毛骨悚然。所以，船只下行时，要雇请有本事的标工标滩，上行时，要找纤夫拉纤，为讨

个平安无事，这里通常有四、五百人护滩，开设了专门做纸钱的烧纸铺。船只进滩前就在船头装香烧纸，斩鸡沥血，祈祷神灵保佑。可年年月月，海事仍然不断发生……”

“又要上滩了，关腊狗，你还扯什么谈！”掌舵的大胡子粗暴地打断了二人的谈话。他是芷江牌楼坳人，一向以摇船放排为生，在这个很不太平的年月，本不想出来拿生命去冒险。无奈芷江出了个大土匪杨永清，成立了“复兴楚汉宫帮会”，大“开山堂”，弄得不少人倾家荡产，赔了钱，赔了妻子，甚至赔了自己的性命。大胡子七十高龄的母亲也被抓去了，勒令他在两个月内，用一百块光洋“赎人”。他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找了几个帮手，到沅江上来奔命。

“大胡子，你是驾船，还是奔丧？一路上只是催，催得我们连撒泡尿的时间也没有！真要逼急了，老子竹篙一甩，上坡回家去了。”腊狗是大胡子专门请来的拦头人，技术上有两下子，敢与大胡子对骂。他口里虽然这么讲，人却回到了船头，抽出竹篙拿在手上，准备点篙。

“关腊狗，你昏头了！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快叫观音保他们负好纤板，拽着竹缆上岸……”大胡子骂道，同时开始解缆索，放缆子。

观音保抬头一看，船只早已出了长潭，正缓慢地向一片石滩挪去，而两边的山势却更高峻了，全是刀劈斧削似的悬崖。悬崖上覆盖着各种灌木和花草，有的枝柯扶疏，有的长叶飘拂，有的花朵下垂成一长串，红白相间，幽香刺鼻……右岸的道路到这里，突然上升，从山腰间穿过，明显地露出了人工斧凿的

痕迹，路旁挂着又粗又长的铁链，这就是沅江上有名的“寡妇链”。是辰州境内沿江两岸三十几个寡妇用自己的血汗钱，集资打造的，其中也有观音保的母亲柳曲氏的一份。她们中间，有的是丈夫在这里摔下了悬崖，有的是儿子在这里葬身鱼腹，而柳曲氏则是丈夫与儿子一同在这儿双双丧命……。

“这么危险的地方，怎么好让一个孩子去爬坡背纤呀？大胡子，你这个家伙，要钱不要命，心太狠了！”腊狗摇着竹篙，大声叫道，对小兄弟的关心与同情，使他差一点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我心狠？这船是我家的吗？除去老板，这船上总共只有九个人，舵手与拦头工又不能离位，不叫观音保上坡搭一手，我们过得了这滩吗？”大胡子也回骂着。由于滩水加急，船只不仅不能前进，反而开始倒退了。

眼前的情势确实十分紧张，观音保连忙负了纤板，跳下船去。长长的竹缆早让拉纤头的姜大毛和拉二纤的鲁么爹拽上了山道。王小佬等四个水手正跟着他们奔跑，光脚踏得河边的鹅卵石“稀里哗啦”乱响，正午的炎热从脚底一直窜到了头顶。当观音保追上了大帮，把纤板上短小的分缆搭上那条又粗又长的主缆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

“哎——嗨——唉——！”前头姜大毛喊起了号子，七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调节了一下自己的脚步，七人重浊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七人剧烈的心跳也共了一个节奏……。

“哟嗬嗨！”回声起自后面六个人的嘴边，顺着山势逐渐上升，从低处响到高处，从河上响到云里，从这山响到那山……

在号子声中，“麻阳船”顶风前进，速度加快了。

观音保上身前倾，低头弯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看不见前面大人们的脚后跟，只看见岩石裸露、利如刀刃的山间小路。这难道是人走的路吗？五步一高坎，七步一断层，一面是千丈悬崖，一面是百尺深渊。其中有一段绝壁，手脚全无抓处，下面洪波迭起，惊涛裂岸，空手爬过去，两条腿都兀白发软，而他们还要背起四、五百公尺的长竹缆拉船上滩，每“哟嗨”的喊一声号子，往前冲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冒着极大的危险。万一船一打横，一条缆索上的人就得象牵粽子一般地全被牵到水里。在这儿安上一条铁链，纤夫们谁不感激那些善良的寡妇呢？

观音保细看那条铁链，约有六、七十米长，两端深深地楔进岩石里，一节节铁环，环环相扣，由于风雨的剥蚀，上面还留着黄色的铁锈，随着人们的拉曳，摇摇晃晃，碰撞崖壁，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这声音虽然微弱，却震人心魄，使人冒出一身冷汗……看着，看着，观音保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头包白帕、腰系黄麻、脚穿白鞋、全身重孝的母亲，站在悬崖边，手挽手地在帮他们拉纤。呵，链子上还有一段两尺多长的断缆在风中摆动！也许，当年十四岁的哥哥跟着父亲给裴大镖装运军火，倾着身子，拚全力拉船上滩的时候，“嗨”的一声，竹缆突然断了！哥哥，父亲，还有七八个叔叔伯伯，一下子从悬崖上坠落下去，与此同时，脱缰的船只箭一般射向下游，撞碎，爆炸在河中心那堆乱石上……想到这里，观音保倒抽了一口凉气，心不由得紧缩起来。

嗨……

打起号子上沅江啊嗨嗨，

沅江险滩多又长啊嗨嗨，

险滩送我千般苦啊嗨嗨啊嗨嗨，

我踏险滩呀啊嗨嗨，嗨，

万朵浪啊嗨嗨啊嗨嗨地咯咯咯嗨呀地。

危险终于过去了，纤路走到了尽头，沅江上响起了关腊狗高亢、欢乐的歌声。“麻阳船”上尽长滩，来到一个小小水村边，两岸山势低矮，翠色迎人，传来了母鸡“咯咯”的声音，修船叮当的声音，隔河“喂喂”叫渡的声音。

观音保解下纤板，跟着姜大毛等人，追着那条被大胡子收上船去的竹缆，一路小跑地回到了“麻阳船”上，一头扎在张开双臂、早就候在船头的关腊狗怀里。

“好弟弟，总算闯过了这一关……”关腊狗高兴地啜嘴着。

观音保悲喜交集，只是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栏头人胸脯上的汗气，什么话也说不出。

看着这好似久别重逢的两兄弟，舵手大胡子笑了，善意地提醒道：“豺狗拉老虎，凶险的还在后头哩！”

二、“打底子”与“牵羊”、“吊羊”

果然不出大胡子所料，“麻阳船”一靠近水村码头，就听到好几条不吉利的消息：

“昨天有一只‘洪江油船’、一只‘桃源划子’、两只‘白河船’在白浪滩搁浅触礁了！”

“壶头山来了裴大镖的土匪。”

“水上交通受到阻碍，水上行船极不方便。”

弄得全船惊慌失措。

这个水村同沅江两岸其他的村子一样，有离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飞楼高阁悬在半山中，结构美丽悦目。有一字儿排开的几十只小渔船，每只船上照例蓄养着六七只鱼鹰。也许是天气过于炎热，它们无事可做，蹲在船舷船顶上扇翅膀，或沉默无声地打瞌睡。有穿着毛蓝布围裙，高高地挽起裤腿，在大石旁边捶捣衣服的妇女，她们手中的棒捶捶着，捣着，发出均匀的响声……然而，这一切都引不起大胡子、关腊狗和观音保等人的兴趣，他们的亲人在受苦受难，在呼唤他们。在征得随船押运的滕老板的同意后，这只“麻阳船”又冒险上行了。

到白浪滩尾滩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钟，老远就听到“哗哗哗哗”的水响，白浪从船旁跑过快如奔马。那飞溅的泡沫，那疯转的漩涡，真让人心惊目眩！滩头上有三只大船斜卧在激流中的大石上，看来已毫无脱险的希望。其中一只方头高尾、绘有金漆装饰的“洪江油船”，是昨天打滩的一只。水手们已在右滩搭起棚子住下，船上的油桶都已搬运上岸，乱七八糟地排列着，空气中散发出刺鼻的桐油的气息。

“大胡子，走大漕，还是走小漕？”关腊狗大声问道。

“你眼睛瞎了，还是怎么的？大漕横着三只大船，闯上去等于送死！走小漕！”大胡子厉声命令，由于情势危急，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火爆。

使观音保感到意外的是，这一回关腊狗没有顶嘴，听凭大胡子转舵，把船向小漕驶去，一面用长篙点着迎面扑来的急流乱石。

“哗哗哗哗……”水声震痛了耳膜，白浪只想把船上人攫走。水流太急了，眼看船已到了滩头，过了最紧要处，但在抽篙换篙的时候，突然又为急流冲下。

“观音保，拿上竹篙，快到船头去，帮着点篙！”大胡子吆喝道，同时使力地把住舵把，不让船头歪斜。

观音保连忙抓起竹篙，扑上船头，向激流伸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两膀气力有限，就象触了电一样，只一弹，那竹篙就被弹脱手，沉入急流。观音保失去了重心，身子也向前倒去。幸亏关腊狗眼快，一手支篙，一手将观音保的铜项圈抓住，才使他没有落水，但背脊恰似雨浇，一条短裤全湿透了。

“真没用，到船上混饭吃来啦！”站在里舱口的滕老板，见这情景，破口大骂。

“他才几岁呀？成天吃的是酸菜、锅巴，又不是大鱼大肉……”关腊狗辩解道，为了卫护这位小兄弟，他不惜与押运的老板顶嘴。

“关腊狗，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还狗咬鸭子穷罗嗦？”大胡子粗暴地制止着，在这急水滩头，他就是船上的司令，连押运老板也得听他的。

“哗哗哗哗……”水声似鼓。船上的水手都动员了，尽手足之力用篙撑船，但“麻阳船”上了五次，均被急流冲了下来。最后一次船歪了，“轰”的一声，搁浅在三块大石上，船上的货物与人都被弹起半尺高，船头立即进了水。

“鲁么爹！姜大毛！王小佬！”大胡子点着水手们的名字，“下水！用肩背推船！”事出无奈，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

鲁么爹先跳。“咚”一声，不巧落在一个漩涡里，双脚还没有站稳，咆哮的白浪就把他冲走了。

“鲁么爹！”船上发出一片撕裂人心的惊呼。

“……我堂客在打摆子，四个孩子也有病，把……把我的工资带回去……”热风送来了鲁么爹断断续续的声音。

姜大毛和王小佬正准备往下跳，大胡子骂开了：“你两个活得不耐烦啦，想找死呀？”

王小佬眨着眼睛，迷惑不解地说：“不是你叫我们下水推船吗？”

“亏你还是兰溪镇上跑码头的，简直象个木脑壳！这是无根水旋转花，杀人不用刀，卷进去就没命。眼见得已经漂走了一个，你们还下去做什么？”大胡子骂了一阵，又叹息道：

“唉，都怪我，没认清这个回水窝子，害得鲁么爹丧了命。日后到了辰州，见着他一家孤儿寡母，该怎样交待呢？”

姜大毛哽咽地问：“大胡子，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大胡子又吼起来，刚才的忧伤突然化为不可名状的愤怒，“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卸货登滩……”

“掌艄的，这船货可是急等着要用啊！”戴着墨镜、穿着白纺绸衫的滕老板听说“卸货”，吃了一惊，连忙提醒道。

“货急，人更急！”大胡子粗暴地顶撞道，“不把货卸下来，你能把船推到江中心去呀？”

滕老板不响了。

太阳已经傍山，夕照映在江心，红殷殷的，恰似燃起一把大火，又象熔化一滩赤金。“麻阳船”上的货物大部分都让江水泡湿，一包包都增加了份量，卸起来特别吃力。其中最重的是三个大麻布包，胀鼓鼓的，有棱有角，也不知道里头装些什么。观音保走上前去踢了一脚，立即“哎哟”“哎哟”地叫了两声，蹲下身子，用手去揉脚趾头。

“你怎么啦？”关腊狗走过来，扶起观音保，关切地问。

“我好象踢着了铁器，脚趾头差点踢断了。”

“什么铁器？打开来看看。”关腊狗一边说，一边就去解绳子。

“不许动！”滕老板气急败坏地叫道，走过来一把推开了

关腊狗，吩咐姜大毛与王小佬二人：“你们两人来抬这三包东西，把他们放到岸上我那个小棚子里去！”

观音保与关腊狗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喂，喂”……隔漕“洪江油船”上的水手在向这边问话。水声太响，听不大清楚，好象是问：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大胡子放开喉咙，大声回道：“从常德来，上辰溪去……”喊了两遍，对方也没有听清楚，急得他摆了摆手，对方才走开。

姜大毛已架起石灶，用铁鼎罐煮饭，饭焖熟后，又换锅子熬油，“哗”的一声，把菜倒进热锅……

饭菜的香气吸引来一群群红嘴红脚的乌鸦，“嘎嘎”地在人头上飞叫。观音保认得这些乌鸦，传说是伏波将军的神鸦，专管护航送船的，抓起一个饭团就朝天上甩去。几只乌鸦“嘎”的一声在空中就把饭团咬住，分散掉了。没有吃到的乌鸦扑着翅膀，叫得更响，飞得更低。观音保忙又抓起几个饭团。

“莫、莫甩！顺水下滩敬供，逆水上滩不供，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可不能随便违反！”老实巴脚、循规蹈矩的姜大毛忙从观音保手中夺下了剩余的几个饭团。

这一夜，滕老板睡在用舱板搭起的小棚里，水手们都睡在岸边石头上，石头又大又光滑，还残留着白昼炎阳的余温。

“哗哗……”滩声变得更响了，但并不能完全压倒那沿江细碎的人语声，蒲扇的扇动声，与烟杆“笃笃”的敲打声。